

姐姐的智囊团

姐姐当年爱上了东北小伙，母亲细数远嫁他乡的种种不易，她就是为爱铁了心，坚决要做东北儿媳。出嫁那天母亲千叮万嘱咐：离家几千里，入乡随俗，千万不可在婆家耍大小姐脾气，一定要和婆家人搞好关系。

婚后没多久，姐姐便打电话和母亲诉苦，吃不惯东北菜，特别是那股酸菜味儿，闻着就没了食欲。母亲听完就开始教训姐姐：你有手有脚，不会自己下厨房做饭，还想和在家里一样，想吃什么就让我给你做？

姐姐说，她下班较晚，等下班回家，婆婆已经把饭菜做好了，自己再另做，怕婆家人说她矫情。

母亲想了一下，告诉姐姐，让她下班后多买些菜回家，委婉地告诉婆婆，自己吃不惯东北菜，她喜欢吃酸辣的东西，但对酸菜还需适应一段时间。在说这些话之前，必须好好表现，得到婆婆认可，比如家务活抢着干，关心体贴婆婆，善待弟弟妹妹。只有自己把婆家人当自家人了，才可以对婆婆如亲妈那般“提要求”。

姐姐按照母亲的建议去做，生活费照交，还经常给婆婆买礼物，家务

活也有眼力见儿，和小叔子小姑子也相处融洽，果然得到了婆婆的夸奖。姐姐借机对婆婆说，自己想家乡的饭菜了，婆婆马上对姐姐说，“想吃啥，让亲家母电话远程指挥着，我学着给你做。”

姐姐说，婆婆围着厨房转了几十年，对美食很有悟性，老妈一说，婆婆就会了。从此姐姐吃上了“小灶”。后来，姐姐婆家人也喜欢上了鲁菜的味道，慢慢地餐桌上东北菜和鲁菜平分秋色。

姐姐的小叔子、小姑子成家后，公婆还和姐姐同住一屋檐下，时间久了，姐姐便有了怨言：小叔子家的房子也是公婆帮忙买的，凭啥公婆老和我们住一起，住在一起也就罢了，关键公婆还偏向小叔子。

母亲劝说姐姐：公婆和谁住一起说明谁更孝顺，这是对儿媳最好的褒奖，看来我教育的女儿不错。要是你公婆宁可外面租房子也不愿和你们生活在一起，我才担心呢。和老人住在一起是有诸多不便，但也有很大好处，帮你们带孩子、做饭，照顾家。做父母的对子女一样疼爱，若说有偏

心，那也是偏向条件差的。你小叔子一家离得远，比不得你们和公婆天天在一起。即便是儿子，离得远了，父母也会对他有“客味儿”，所以呀，不要计较那么多。

近几年，姐姐的婆婆身体不好，经常生病住院，小叔子一家根本不管，就指望姐姐姐夫照顾婆婆，姐姐说起这些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母亲告诉姐姐，假如公婆只有姐夫一个儿子，现在不也得他们照顾父母吗，真正孝顺的人是不会攀比的。孝顺父母不要比、不要靠，人最好的修行就是孝顺。

这么多年下来，姐姐和婆家人没有红过脸、闹过矛盾。公婆对姐姐评价很高，姐姐的邻居、朋友、同事也很佩服姐姐，姐姐年年被社区评选为好儿媳，还经常被单位评为三八红旗手，这都是姐姐孝顺公婆赢得的口碑。

我私下对母亲说，姐姐如此懂事，多亏有老妈这么好的智囊团。母亲语重心长地说，孝顺的人走到哪里都会受人敬重，运气也不会太差，你姐只有对公婆孝顺，我才能放心呀。

请珍惜我们的“对手”

身处职场的人们大概都会遇到一个这样的“对手”，他业务能力出众，拥有一大群固定的客户资源；他伶牙俐齿，总能得到上司的重用；他工作认真细致，在大事面前可以独当一面。

这些对手包括领导、同事甚至是客户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碰到这样优秀的“对手”很幸运，因为他们的存在，我们对自己的前程又多了一份忧虑。其实，这些“对手”也是我们前进路上的“助手”，他能让我们看到自身很多的不足。

细究起来，这些“对手”通常具有一些特质。比如，我所在的部门领导处理突发事件总能沉稳淡定，工作上严谨，私下又能和下属们打成一片，他会亲自组织部门人员聚餐或活动，增进彼此感情，使大家在工作中更加默契，同时，也赢得了下属对自己的尊重；一个同事对工作细节追求完美，对文书的遣词造句字斟句酌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；一个同事敢于承担工作中的错误，平时的工作进度主动向老板报告，不能当面报告的，一定会当天用邮件告知，赢得老板和同事们的信任。

当我仔细梳理这些“对手”的特质时，终于发现这些“对手”能取得成功并非偶然，这些特质不正是自己欠缺的吗？其实，“对手”还是一本活字典，他比职场教科书更翔实，比参加职业培训班更有效，且更具有可行性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们要善于总结和收集“对手”的优点，总结归纳后，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行事风格。现在，我会不间断地将这些“对手”的特质用本子记录下来，当工作中遇到瓶颈的时候，拿出来激励自己。

拥有“对手”是幸福的，事业起步的时候，他可以让你看到自己的不足，懂得虚心学习对方的长处，让你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。事业上上升期时，学会“管理”你的对手，可以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事业高峰期时，他可以让你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拥有危机意识，勇于面对更激烈的挑战。

许多年后，当你回过头，回想自己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，你就会发现，见证了你成长的“对手”是一笔多么不可多得的财富。

好好珍惜“对手”这笔财富吧，用一颗感恩的心。也许你已经足够优秀，而他们的到来会让你在工作中更加出彩。

等待雪花叩门

入冬以来，我一直在等待一场雪，一场下得酣畅淋漓的雪。近些年的冬天，雪总是下得让人意犹未尽，老天爷好像应付公事，马马虎虎落下一些，然后就偃旗息鼓草草收兵了，地上只铺了一层薄薄的白，想堆个雪人都不成。

一个冬天，怎能没有一场像模像样的雪呢？雪是冬天的标签，若没有一场厚厚的雪来标注，那么这个冬天总让人怀疑是不是真正的冬天，是不是冒牌的。

总怀念小时的冬天，那时雪说下就下，鹅毛大雪飘飘洒洒，一会儿就把村庄染白了。树、房屋、田野，还有已经冰封的河流，一切都银装素裹。

雪落在黑狗身上，很快，黑狗就披了一身白，和身边的白狗分不太清了。落在白狗身上，白狗便像肿了一样。狗不时抖抖身子，将雪摇落下去，但很快，执拗的雪又给它披了一层白。它朝天汪汪几声，表达着自己的不满。

小孩子却是喜欢雪的。他们在雪中跑来跑去，扬着手接雪花。冷不丁地，一片雪花还可能钻到他嘴里去。他咂咂嘴，嗯，甜。他盼着雪越来越大，因为那样，他就能堆雪人了。雪把他的头发染成身边老爷爷的那样，也是白了。

雪落在柴垛上，柴垛便晶莹了，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像是掩藏了一个雪白的秘密。屋顶白了，瓦白了。只有烟囱，依然是黑漆漆的样子，一口口吐着青烟。雪浇不灭，也染不白这炊烟。

树上的鸟巢也落满了雪，喜鹊们不得不时不时站起来，将雪抖落下去。这时候，它就会埋怨自己为什么要建造一个露天的巢呢，开始羡慕麻雀，看人家，躲在屋檐下，风吹不着，雪压不着，多舒适。但当雪停以后，它就会忘记改造自己房屋的誓言，喳喳喳落到雪地上散步，得意地印下一朵朵“梅花”，给雪地盖上一个自己的图章。

下雪的时候，屋檐下的人也是慵懒的。一家人守着一炉火，可以什么也不干，只是听着外面雪落的声音，说些或长或短的话。那些本来要冒着严寒忙着去赚钱养家的人——譬如说那些走街串巷吆喝着贩卖粉条粉皮或者山货的人，还有那些靠手艺吃饭的篾匠、补锅匠、铁匠……这时也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自家炉前，望着窗外飘飞的雪花，自个儿宽慰自己：不是我不想出去，是老天爷要让我歇歇的。

大雪一个劲儿地下，下，下。蹲在屋檐下的老农，端着枣木烟斗，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，悠悠地吐出一口烟，喃喃自语：这雪下得好啊，明年又会是一个好收成啊。在他的念叨声里，田野上的麦子盖着一层厚厚的“棉被”，酣睡着，做一个关于春天的梦。

有时候，雪下着下着，真的就大雪封门了。但人们不怕，拿着铁锹，在院子里掘出一条条通道来，像是挖战壕一样。自家挖得差不多了，再到街上去挖。家家各挖门前雪，一会儿“战壕”就相通了。无论大雪封几天门，都不怕。面缸里的面早就储备好了，那是入冬前用自家小麦磨的；青菜呢，都在菜窖里，土豆、萝卜、白菜，都有，想吃，下去拿上来就行了；有火炉，做饭不用愁。

夜晚，一家人守在炉前，说说笑笑。炉火很旺，红红的火苗舔着锅底，锅里咕嘟咕嘟炖着的，通常是白菜豆腐，有时也有薄薄的肥肉片。热气溢出来，缭绕在灯光下。男人要喝酒，酒已烫得热热的，酒香氤氲在空中。

外面，雪花正轻叩房门。

马海霞(山东淄博)

曹春雷(山东新泰)

严敏之(广西桂林)



@ 投稿/邮箱
ycby2013@qq.com